



懷念滌然姨

◎鄭以勒

我和滌然姨是在文字事工上結緣的。

二十年前，當我從中國大陸來美時，在教會的圖書館中驚喜地讀到了許多基督教的文章書籍，其中最吸引我，令我愛不釋手的是女作家滌然的小說、散文、隨筆。後來我成了《導向》雜誌的讀者，便以一位普通讀者的身份給總編輯——我心儀已久女作家寫了一封信。從滌然姨的回憶錄中得知，她和我母親是同輩人，我按著大陸家庭教會中對長輩姊妹的習慣稱呼，在去信時以「尊敬的滌然姨」為抬頭。沒想到，滌然姨很快就回信了。在信中她這樣說：「你叫我『滌然姨』，好親切，我很喜歡。」這位屬靈長者的謙和、平易近人讓我深受感動，從那時起，我就稱她為「滌然姨」。正是滌然姨的鼓勵，我開始在業餘時間提筆寫作、投稿，並在《導向》上發表了我在海外的處女作《化蝶記》。以後陸續續寫了一些文章，都蒙滌然姨的垂青。

大約在一九八八年的年底，我讀到《導向》雜誌封底刊印的英文詩，發現其中有時沒有中譯，便毛遂自薦，試譯了其中一首寄給滌然姨。滌然姨在回信中肯定了我的譯作，並和我談論了英詩中譯的技巧，同時也附上兩首詩讓我繼續翻譯，從此，我加入了《導向》英

詩中譯者的行列，開始了業餘的文字事工。

滌然姨在扶植、提攜我們這些後輩新人上，真可謂不遺餘力。而使我更感榮幸的是，十五、六年來我在翻譯和創作上一直得到了滌然姨的鼓勵和指導。有時她的來信雖只有寥寥數語，亦使我受益匪淺。記得有一回，她在來信時提及譯詩應注意「詩貴於言少而精」的古訓。我發現經她刪改後的譯作，有時雖然只有一、二字之差，但就增色不少，甚至會令人耳目一新。

北美緊張的生活，面臨著工作、家庭、子女各方面之壓力，有時容易使人產生日不從心的無力感，甚至萌生退卻之心。我也不例外，但想到滌然姨對福音事工的一腔熱忱，一絲不苟，認真負責的態度，數十載不逾的恆切愛主，將自己完全擺上，就有了標竿而重新得力。因為只有投身於文字工作的人，才能親身體驗到其中的艱辛；從世俗的眼光看，作編輯就好像似「為人作嫁」，喫力不討好。好作品往往歸功於作者，任何的失誤，包括手民誤植，編輯都會受到責難。而滌然姨以七旬之年，抱病之身，除了繁重的編輯工作外，還要不時外出在講臺上事奉，其默默耕耘時的辛勞付出，實在令我們這些後輩肅然起敬又深愧莫及。

一九九五年間，滌然姨提議將我歷年為詩人蔡麗安(Laona Choy)所譯的詩作中，除了在《導向》上發表過的以外，再增加十餘首，集結成冊，由她的「一時雨基金會」贊助出版。那時正值先父病重住院，（先父也是導向的忠實讀者及作者）我在他的病榻前將譯稿完成。這期間滌然姨多次來信問候，她的代禱為我們一家帶來極大的安慰。直到一本印刷精美的英漢對照的詩集——《歡唱的溪流》寄到我手上時，我才得知滌然姨在百忙中親自為詩集作了一篇感人的序言。

我和滌然姨在書信上交往了十多年，但見面的機會僅有三次，並且每次均是匆匆一晤而別。第一次是在紐約中宣會的三十週年慶典上，第二次是她到新澤西的播恩堂講如何教養兒女的專題，最後一次是去年的母親節。二零零三年五月時我正好因公出差到加州洛杉磯城。當我得知滌然姨從夏威夷到了加州，我就在電話中和她聯系上了。她告訴我，在母親節主日會在聖格博的華人教會有一堂講道。於是，我一早便驅車到了教會。第一堂證道結束後，我們僅交談了數語，並合影留念，滌然姨便因體力不支，和我握手作別。萬萬沒想到這是最後一次來美洲大陸，也是我的最後一次會面，使我深感遺憾。

如今回想起來，我感謝主，讓滌然姨進入我的生命，她多年的教誨使我靈命增長得益，更感謝主，讓她歇息了地上的勞苦，如今她可在主耶穌的懷中安息，在天上與眾聖徒一道唱新歌了。